辰巳錄

懲毖錄

書

懲毖錄卷之十二

辰巳錄

馳啓與 天將論講和非計狀 癸巳四月十九日

前日提督發怒於船使人不時整齊欲拿致臣還止事則已爲狀 啓矣今日李摠兵寧戚遊擊金錢遊擊世禎來在東坡立旗牌于館正廳假家呼臣等參拜臣等以提督既云旗牌乃 皇上之命豈容不拜若又辭避則必生大事故仍往參拜李戚錢三人與查摠兵同在一處招臣等及巡察使李廷馨同坐極言倭奴既已乞貢而 朝廷已許之且爾國人民幾盡

死亾農作盡廢事勢危迫之狀縷縷不已臣對之曰
老爺此言意思安在遊擊等言 朝廷旣已許貢本
國亦當勿爲勦捕以遵經略牌文臣等不勝憤鬱對
之曰我國若欲與倭奴講和則不待今日當初倭賊
要和於我國者非一非再一爲投書於東萊再投於
尙州三投於平壤而我國憤倭奴有不恭 天朝之
語爲天下大義寧死不辱以至於此今倭賊焚燒
廟社發掘 丘陵屠戮人民有不共戴天之讎乃以
牌文更爲禁約報讎此小邦人民之所以痛心切骨
而不敢承命者也戚錢兩人反覆爭辨或書寫以示

或嚴辭峻責臣對之曰弊邦雖小亦知有君臣父子之義今倭賊有君親之讎爲必報之地不圖 天將更以殺賊爲罪兩人又云云 朝廷之命 天子聖旨而經略提督奉行何敢不從且倭奴已許返 王子陪臣及人民朝鮮亦當相時度勢姑爲容忍待後國勢稍康軍兵稍鍊自有復讎之日如勾踐之生聚訓鍊方爲長遠之慮豈可不忍目前之忿而敗大計乎臣答之曰雖以利害言之恐 天朝爲此賊所欺自古中國與外夷講和而誤事者多矣錢遊擊勃然大怒以手裂去所書之紙厲聲相詰戚遊擊笑而解之

臣曰小國兵力寡弱不能自復大讎萬死無惜至於
和戰大計　天朝制之小邦不敢干預難以口舌爭
顧辭退遊擊云經略牌文當遵行臣答之曰各處官
義之兵皆有報復父母兄弟之讎豈能禁之況未承
寡君之命安敢擅便遵行遊擊等怒曰此乃　朝廷
之命雖　國王豈敢異同今若往稟　國王而後行
則吾輩寧能坐待乎辭色峻絶斷無回意臣等辭出
旣而還入請見則李總兵拂衣先馳向馬山去獨與
戚錢論說縷縷爭辨移時而不聽臣等退來又具呈
文入送二人怒曰若然則吾當稟於提督撥兵還去

任爾等自處既而戚錢二人又欲向馬山全羅巡察
使營傳示牌文要臣等出公文傳示全羅營且令出
人向導令通事下人環立催促立馬以待臣等念此
乃 天朝命令終不可以言辭停止不得已移文於
全羅營略言戚錢遊擊持牌文進去除傳通各處外
整齊軍兵如有倭奴亂出搶掠隨處截殺不必饋貸
事成送遊擊等取見然後始為起去郎刻京畿左監
司成泳馳報内 天將下帖以近日我國人民與倭
搆釁 天朝法令全然不遵有倭夷効順而朝鮮反
叛亂之語至拿成泳等于軍門查究云其言不可忍

聞而在我國軍民萬姓之心痛心切骨而無如之何大抵事勢難處至於如此而亦緣臣等誠意淺薄不能感動 天將目見此事罪死無赦請先正臣等之罪而 朝廷別揀區處

馳 啓軍功狀 同日

臣軍官韓士立率西江倉幕軍人李千福等十餘名往探龍山賊陣所在欲爲乘夜火攻之計已悉形勢而緣沈遊擊等方在其處不敢下手本月十四日李千福等遇賊於外城山斬首一級射殺十餘名十五日又戰於外城山韓士立等斬頭一級射殺九名十

七日又遇賊於外城山賊兵二百餘名我軍十四人突入亂射賊奔北而去李千福等射殺又十餘名其餘射中者甚多近日我軍無不思奮爭先擊賊賊氣亦衰見輒奔北而緣唐將往來禁約賊兵不出而我軍亦不敢薄戰城下只待 天兵入城之日必復窮天之讎豈意 天將終與此賊講解至於抑勒我軍不得報復十七日周弘謨等拿致成泳于軍中查究捕倭何人者實因韓士立等城山之戰而然也我國兵力寡弱不能自振而欲倚賴 天兵終至於此憤痛欲死而無如之何

馳啓提督發向京城隨後前進狀 四月二十一日

在臨津

本月十九日午時查總兵率兵發向坡州申時提督
率大軍繼至東坡臣就去問安提督答云知道且云
今日追擊賊尾如何蓋提督以臣等每請進兵故以
此言之其意則近於不誠二十日朝提督盡率大軍
發向京城臨發臣與接待使等力言倭奴狡詐不還
王子經略牌文亦有順則撫逆則勦之語今既逆命
請速進兵且我軍方欲渡漢追躡顧老爺明白分付
提督不甚諦聽謾答曰任汝兵力且曰爾國將官不

待 王子之出而先爲入戰甚可惡因卽上馬而去
京城體探人皆言城中賊幾盡出去而沈遊擊及
天使兩人同行 王子亦不放出極爲痛心欲死無
地已令全羅巡察使權慄巡邊使李薲防禦使高彦
伯李時言鄭希玄等急速前進相機施行而臣亦隨
後到臨津因唐兵塞路未卽渡江緣由爲先馳 啓

隨 天將入城後馳 啓城中形止及分付
諸將邀截賊兵狀 四月二十一日

昨日提督自東坡入城事則已爲馳 啓臣日暮隨
入城中倭賊已盡出去而 天將隨後護行故諸軍

不敢追擊高彥伯之軍自東大門先入擊斬落後之倭五級李山輝自西道而入斬六級李膂斬一級而皆畏 天將之令隱置他處矣臣等與權慄李廷馨成泳等進提督門外致謝收復之意則提督答曰議政過我今則致謝耶因云明日相見蓋臣以進兵之意累日苦口論辯而 天將不從故其言如此城中形止則日暮未及詳知今日諸處 廟社宮闕陵寢分道奉審追後馳 啓計料自慕華館白骨堆積城中則人馬顚仆而死者不計其數臭穢滿路人不可近人家亦存四五分之一不勝痛哭 天將出令

倭賊不出 王子以去我當發兵追勦須於漢江具
船隻云故臣卽令京畿監司成泳及倡義秋義等使
達夜措置賊兵所渡浮橋則皆焚爇無一船隻督令
京畿忠淸水使所騎戰船幷由龍山上送漢江而潮
水甚淺恐不得曳上用是憂慮權慄高彥伯李時言
鄭希玄則使之抄發精兵先渡追勦矣臣前日所遣
司評李忠申俔馳報內與當官恰合軍九百餘名欲爲
邀截而賊兵挾道設伏多持火炮故未得下手云云
使之相機進勦毋失機會事分付而惟是 天將一
路護行處置極難尤爲悶痛

分付諸人收拾京城狀 四月二十三日在京城

京城新復之後事同草創而人心危懼剽掠四行若不登時撫戢誠爲可虞臣卽令全羅巡察使中衛將趙儆率全羅道軍二百名爲都城西道捕盜大將巡邊使李賓別將李愈命率軍四百名爲東道大將使之修掃汚穢撫綏居民禁戢侵掠京城內外公私廬舍及各處倉穀遺在者則使戶曹專掌收拾而倉卒典守無人故龍山倉則令月串僉使看守又令臣從事官判官金琢軍官宣傳官李山輝聽戶曹之令分道收拾又令明城都正昌義率[illegible]收拾書籍又令[illegible]

使判尹柳根以城中餘穀除出數百石賑濟飢民且
以皮穀分給京城近處居民以爲種子虞候趙擬收
拾印信及銃筩軍器雜物而各司書吏書員典僕等
死亡之餘多屬於秋義倡義故移文兩陣使之各還
本役矣臣前有體察三道之 命卽今東南事勢尤
爲緊急臣若未蒙斥免則賊兵未盡退去之際當下
去料理策應而京城之事必須大臣鎭撫兼且接待
天將可無踈虞失誤之患

馳啓 天將禁戢我軍不得追賊狀 同月

本月二十日 天兵入城事則已爲狀 啓其日初

皆提督向臣等言今當發兵追躡爾國軍馬亦令同
進須速備過江船隻臣等仍前分付令京畿忠清兩
水使由龍山督上船隻猶恐遲緩又令左監司成泳
親去督促而使巡邊使李蕡全羅巡察使權慄京畿
防禦使高彥伯平安防禦使鄭希玄兼三道防禦使
李時言亦依前日分付由露梁拔率精兵過江僧將
惟政等軍亦由楮子島近處過江而通于前道官義
之兵合力邀截二十一日早朝臣等參候提督致謝
收復京城後因言進兵之事提督即時分付大將張
世爵李如栢發一萬五千兵追之臣慮渡江船隻猶

未及期出漢江監督船隻水使丁傑李蕡等海船因灘淺未得上來有倭新造船五十餘隻我國仍朴船四隻往來渡軍軍馬已在南岸者五六千其餘陸續皆渡而臣等出去時路逢祖總兵自漢江還入城中以爲提督命之還來臣等固已疑之及至江上問安於李如柏則如柏稱足病刺痛臥在江岸樹陰張大將則已爲還入日晩李大將亦稱病重乘轎入城天兵之已渡者亦皆還渡臣等不勝疑訝痛悶臨昏更就提督門外探候其事旣而提督使掾房出言宋經略諭帖來到禁勿追襲吾亦不得自由且聞倭賊

以　天使二　王子在後而行若爾國兵馬果能蕩
滅則　天使雖被害猶之可也不然則徒傷　天使
與　王子於汝國實無所益經略聞之亦必咎吾節
制失宜其說甚多不能盡記而大槩皆不欲進兵之
意臣等答以倭奴狡詐桀驁不還　王子及被擄人
民而去當以重兵躡其後彼有畏懼之心然後　王
子人民可有還國之望今若撤兵不追則賊何所畏
忌乎且必屯據嶺南兇謀難測此時　天兵雖欲更
為追勦得無已晚難及乎如此往復數次因夜深退
來三更夜不收二人押全羅監司權慄來提督處詰

問經自渡江之意又據巡邊使李薲防禦使高彥伯
等馳報唐兵羅列江邊勿令進兵李薲先鋒將邊良
俊鎖項曳地重傷歐血李薲亦被拘留江邊不使發
去又高彥伯馳報二十一日進軍在中路查將率二
十餘人列立前路使不得前進招高彥伯發怒詰責
彥伯不得已托以整齊支待之事查將全不聽從挽
留不放云提督發送追兵渡江之事不過難於臣等
之力請而姑示追擊之狀實無進兵之意故張世爵
托故還來李如栢稱病不進將士皆無鬪心而末抄
出示經略牌文顯言不得自由之由如此支吾遮說

頃刻變遷此雖臣等誠意淺薄不能動人之所致而亦緣經略與提督諸將定計已久殆難以口舌爭至於我國軍兵亦被處處遮截不得進去尤爲痛悶極天臣等不能自力討賊以復　宗社之讎而事至於此徒爲痛哭流涕請先治臣等之罪亦免重任以謝軍民齊憤之心

奉審松山　靖陵靈幄狀 四朔二十三日在京城

臣二十日昏時自東坡入城二十一日護渡　天兵追賊事急終日在漢江二十二日始爲奉審於楊州松山里　靖陵靈幄奉安處號痛罔極呼天叩地欲

死不得朝　陵使順寧君陪侍　幄殿僉正朴惟仁
前萬戶金克忠率軍數十餘名仍爲侍衛矣京畿各
邑蕩敗已甚又奔走於唐兵支待頓無餘力故臣移
文于江原監司使之進排凡物而　靈殿野次宿衛
孤單凡事待　朝廷指揮急速不分晝夜處置臣又
奉審　宗廟灰燼之餘僅辨基址　三宮亦皆殘毁
不可忍言幷以大槩馳　啓

病未南下狀 五月十五日

臣積傷氣血自前月二十四日得病危重二十餘日
不省人事昨日爲始稍省人事尚未擧頭生死難知

浮橋則前以驪州牧使金億秋京畿水使李蘋差定之
造排今已畢造大軍已爲盡渡漢江戶曹判書李誠
中以糧餉事隨大軍南下督運饋餉等事必已接濟
無闕他餘事臣病勢如此不能料理以有 旨辭緣
移文俞泓臣身受重任危病如此差復未有期限此
處及東南事勢日益危急而百不料理臥病垂死非
徒臣私計悶迫其於公事亦甚狼狽敢望 朝廷速
差他人使得幹理其任以便公私

馳啓 天將驅迫諸將使不得追擊狀

當初臣未病之日 天將入城之際分付諸將使高

彦伯李時言金應瑞等從東道過江與利川府使邊
應星合勢追擊李賓及全羅監司權慄等從西道過
江與全羅兵使宣居怡及京畿左道官義兵合力追
擊因通於忠淸慶尙等道使之約束軍兵一㨾追擊
不意 天將査大受以下各率其軍羅列漢江之南
見有持弓矢捕賊形止者輒結縛亂打臣軍官司評
李忠別率一隊亦在竹山地內洞里斬賊五級爲査
大受軍人所望見首級則僅爲藏置而李忠爲査大
受所毆打幾於重傷助防將洪季男亦爲査軍所傷
使之自隨不能任意捕賊如李賓以下皆被拘執獨

有李時言鄭希玄邊應星等從間道乘其不見擊斬
遁歸之使我國兵力固爲寡弱而爲　天兵中路搪
塞使將士解體賊兵任意退歸其爲痛憤莫此爲甚
臣固以此至於憂憤添疾而無如之何今則都元帥
金命元已爲隨　天將南下而臣病重落後凡事不
能料理伏枕垂死之中祇受　聖旨尤不勝悶痛摧
隕之至卽以有　旨內辭緣急速移文於都元帥處

料理糧餉且請急時募粟狀 六月十二日在京城

自四月二十日大軍入城之後兩湖漕運軍糧米豆
幷四萬六千餘石已盡用下龍山倉遺在倭穀其數

不過二千餘石今已以此穀繼之其勢不出一二日
亦當竭盡此外城中倭館遺在之穀亦不滿千石各
處我國用度及　山陵之役逐日費用其數不貲若
天兵久留則勢不得已當以田稅之米繼之而田稅
已捧及時方到泊者亦僅萬餘石此亦能支幾日臣
伏聞兩湖財力無復寸餘而　天兵之留在尚州者
及近日駱參將宋遊擊等各率其軍更向湖南以兩
湖之力彼此調度其勢百無可支京外糧穀一時俱
竭則更無措辦之勢其爲悶迫不可形言唐糧之來
在義州者急急船運上送而督運　御史尹敬立自

初專掌唐糧今則遠在慶尚道唐糧之來到者亦無
句管檢察之人不無疎漏之弊常時則戶曹專掌國
計所任至重堂上郎廳雖備員察任而猶不免遺失
之患今則京城新復事同再造而判書李誠中下去
後戶曹無他堂上官郎廳則皆是假官專事判渙不
成頭緖極爲可悶判書上來間叅判叅議中急速差
送且帶郎廳數人分掌察任國家經費庶得措置大
抵今日所患莫大於糧餉匱竭如慶尚道賊兵屯據
海邊勢益鴟張而道內公私俱乏積屍相枕調軍防
備百計無策臣意全羅道各官兩麥稍熟處欲爲購

募若得數千餘石亦可以繼軍糧之乏且可以賑濟飢民臣前日賫來空名告身其數不多且無四品以下相當之職請令該司急速成送數百張以廣募粟之路若失此時數月之後雖欲爲之民間麥小必無應募者矣上項所陳諸條 朝廷緊急商議處置近日京城糧餉等事右議政俞泓專掌檢勑凡干曲折必爲己盡狀 啓而事係悶迫并達大槩

乞抄擇精兵以爲後圖狀

請倣浙江器械多造火炮諸具以備後用狀

募京城軍卒鍊習浙江火炮狀

幷見本集

請修葺山城以爲戰守之計且愼擇守令以

收人心狀 六月十三日

近日連得慶尙左監司韓孝純及兵使權應銖水使李由義等馳報兇賊屯據於梁山機張蔚山東萊釜山金海昌原等地勢甚鴟張造設房屋廣築城堡收聚糧餉聲言將犯晉州其勢極爲可虞蓋蔚山之賊若犯慶州以及內地則左道不可保矣梁山之賊更上直路而昌原之賊西犯晉州以及湖南則彼此不能相救而三道危矣大抵今日之勢當且守且戰此

正古人所謂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今賊兵雖在海邊而中道則密陽以上已爲我地當隨其所得設險堅守必擇地勢形便要害之處或設土壘木柵多備器械使賊不敢來犯然後蓄力乘便精擇勇軍統於猛將飽士秣馬乘其賊勢動靜左右勦擊令賊騷然不安賊進無所得退失所據其勢將不久而遁逃因其退遁之際半渡之時水陸合兵四面蹙之則可以全勝臣之區區愚意爲今日計似無出於此者

臣前日妄獻一得請於郡邑之城急設炮樓又請修背山城令民入保賊至淸野以待者此正欲先爲固

守之計也我國自古長於守城而短於野戰頃日權
慄幸州之戰亦先得地利故賊兵多於我軍數倍盡
日苦戰而終不能陷城大敗而歸賊之棄城遁歸者
未必非此一戰爲之助也臣以此知今日急務無大
於設險堅守而　天將中有識如駱參將等所言皆
然請令該司急速商議如以爲可行則下于諸道漸
次設立而山城之可守處曉諭民間各出其力次次
繕修公私穀食亦令聚在其中然要不可限以時日
以傷民力在當事者善措之如何耳炮樓之制若成
則誠爲萬世之利但必有火藥火炮然後可以卻敵

如火藥不敷火炮不多則徒設無益此亦 朝廷急
急區處或設局於京中多聚匠人晝夜打造千萬餘
斤分送諸處火藥亦令外方自爲燔造使用之如水
火則制敵保邦此爲利器不待他求也我國人情不
能先事而圖事過則輒悔數年前軍器寺所藏火藥
有二萬七千斤而臣其時隨在備邊司之列欲以二
萬斤留京七千斤送于兩南以備倭寇而論者以爲
京中火藥不可濫費只以數十斤充數分送竟爲賊
所盡有而海邊防備之處或無有一二斤之儲雖欲
用之其可得乎今宜懲往事弛火藥私造之禁廣

傳習銃箭之規凡人之不能操弓者盡爲火炮之軍分運作隊操鍊有法紀律素行則賊何由來犯而國家之辱庶可小雪矣古人云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驅市人而戰則雖名將猶難成功今賊退已數月事勢危迫日甚一日而中外人情未免狃於少安尚無措置之事幾於悠悠度日萬一賊兵更爲長驅國事無稅駕爲之地臣之無狀竊獨寒心且嶺南則凶饉癘疫人民死亡殆盡自聞慶以下直至密陽數百里間人烟斷絶已成空虛之地雖欲有爲其勢末由今宜急於兩湖多般設策厚爲賞格及其兩麥之猶在民

間汲汲收合則多至於萬石少亦數千餘石以此爲
糧旣可以繼軍食又可以招集游手以爲砲樓等壘
之役故臣別爲狀 啓亦望該司急速舉行成送告
身帖文則臣當遣帶行從事馳往購募弊不至及民
而事亦可濟矣愼擇守令亦爲今日急務蓋兵興以
後苟且充差民生之困於割剝未有如此時之甚怨
毒積罵至有不可忍聞者凡國家興衰撥亂之機必
以先得民心爲務民心旣得則天意亦自然悔禍此
必至之理也臣願今日諸道守令視平日更加愼擇
稱才量能其有功勞才器者則拔擢授任貪鄙庸劣

者漸爲澄汰又令監司及奉使出入之人宣布德意撫摩凋瘵若痛瘝之在己使四方民情仰承 國家仁恤之意如得更生則雖勞而不怨矣近日非徒守令不體如傷之意至於奉 命往來之人亦甚衆多督責廚傳鞭扑吏民所至之處人皆騷動此亦更加申勑而務爲除弊然後驛路郡邑庶有一分之利矣且臣又有所慮 祖宗朝設立巨邑皆因一道形勢大小錯綜使之捍外衛內其意至深遠也以京畿言之則楊州水原廣州利川江華皆是京城藩蔽股肱之地此等之邑當須留意別爲愼擇守宰如長安之

三輔洛陽之馮翊則京城自固矣利川府使邊應星
今聞爲會寧府使應星在利川能績頗著糾合民兵
捍禦盜賊故賊兵終始不敢潠入而利川境內畊耘
不失其時北道重地固當擇人然在今日則南邊賊
路所經其任尤重臣之愚意亦望姑留應星使得撫
輯成緒而廣州牧使亦十分擇人任之使廣州利川
驪州三邑相比合勢稍稍完集則其爲後日之益不
少矣此則但爲京畿一道而言耳他道形勢莫不皆
然如忠州居國上流控扼咽喉忠州失守則沿江數
百里皆爲受敵之地其重比他邑百倍臣尚未知元

愼居官之狀如何然當今日板蕩新造之初恐非此人所了臣時未到其處從當親見更 啓計料而所以幷為預陳者欲令 朝廷凡此等緊重守令一一愼取於差除之日毋致遞代紛然之弊臣本以無狀從前負國 恩久在行間無一寸效不意數月危病纏身性命如縷乞免重任更代他人以紓國亂而待 命踰月尚無指揮病若漸蘇竊欲扶曳南去目見事益艱難臣之精神才力萬無報塞之路而疾病昏瞀之中時有一二妄見不得不仰陳於 兼聽之下不自知量罪涉僭越惶恐無地

請募兵鍊習因乞遞免狀

臣卽見金命元所通狀　啓草慶尙道之事極爲危迫賊謀兇遂難測不勝寒心兼之慶尙左右道經年兵火飢饉赤地人民死亾略盡白骨蔽野不幸而右道則兵使連殞監司又逝人心無所維繫防備等事無望措置種種可虞至於如此臣雖在病中而晝夜憂迫不知所出昨日唐將駱參將來問臣疾因爲暫留亦甚念此自經略以下皆有不滿之語以爲提督今已撤兵將回而倭賊尙留不去提督之意或欲留馬軍在此鎭守然馬軍若留則其弊與倭賊等地方

難支南將中皆無可留者而兵亦離家甚久皆不願
留惟劉綎兵新到而其人乃我親屬雖未知欲留與
否然留此則有益須速馳啓於　國王或移咨經略
提督區處可也云留兵之事必爲大弊而賊兵未退
則恐亦難已況南方之兵素善禦倭其操鍊教習必
爲我國久遠之利然此則非臣愚所能預料其利害
惟在　朝廷百分商量急速善處而已今日備賊之
事一刻急於一刻抄擇伶俐之軍分配二天將傳習
兵事器械乃是第一件事而賊退已過一月一無施
措前日駱參將抄率平安道軍百名而其軍私自訴

乞不久還去臣近與參將議於城中募得火炮匠十
餘人年少可教者三十餘人今日爲始送于參將處
使之學習但必資以糧料然後可以無撤故欲除出
城中賊窟落庭米給料此後應募之人必不止此
朝廷早爲事目別擇將帥二人分爲左右隊領之日
夜訓鍊而又連續加抄外方精勇之人次次傳習如
臣前日所陳庶有成效若又悠悠都不濟事臣之病
勢則大勢少減而元氣大敗一室之內杖而後起至
於精神志慮益甚顛錯軍國重事凌雜料理而痛念
國事伏欲與病南下氣力難任罪無所逃臣意必須

朝廷早爲處置或代以他大臣經理東南以赴事機之急然後庶無後悔

懲毖錄卷之十三

辰巳錄

病後南下狀 六月二十日

臣久病之餘元氣憊敗不能出門戶今月十八日始奉審于松山十九日與諸宰會議狀 啓伏念臣冒受重任時未遞免討賊方急適因狗馬之疾初不得與都元帥一時南下留滯累月罪戾益積今雖氣力如此而南方事勢日急一日不敢頃刻自安今日朝往辭提督則提督使通事傳言凡事應自料理但慎勿輕易也臣且聞提督出牌文欲西還與右相俞泓

請必駐箚應南邊之事提督答曰境內無賊然後我當還去云臣聞劉綎兵十三日自尙州南下駱參將等亦皆率兵以去萬一與我兵合勢水陸幷進則庶可蕩滅殘寇於海上以復不共一天之讎而諸將相持已久尙無消息臣不得已扶曳下去欲觀其勢今日提督他餘所言應在右相兪泓狀 啓臣不爲具狀

馳 啓慶尙道賊勢危急狀 六月二十日

臣昨昨日書狀封送卽日申時發自慶州徹夜而行昨日到大丘當日朝參拜劉總兵極陳事急請援之

由則頗有掣肘不能自由之意乃卽成稟帖馳報宋
經略與李提督處觀其意思不無坐待回下之計事
將無及至爲痛悶卽刻到付忠淸兵使黃進十六日
成貼馳報內昌原留賊與金海熊川之賊合勢將向
咸安咸安城池淺薄各將所持兵糧僅支數日之用
賊若屯據城外高山曠日相持則保守極難故全羅
都巡察使權慄巡邊使李賓等相議令全羅兵使宣
居怡助防將李繼鄭宗鐵助防將洪季男本道助防
將鄭名世慶尚右兵使崔慶會義兵將高從厚領兵
本月十四日發自咸安十五日來陣晉州俄有全羅

道捍後將扶安縣監軍官金漢希馳告內昌原彌漫
之賊先鋒十五日未明時直越竹嶺已入咸安事進
告又十六日京畿助防將洪季男親自馳來言內同
日卯時咸安來入之賊不知其數出來晉州地盤城
縣屯聚距晉州四十里必是欲犯晉州之計云諸處
之賊合勢衝突果如前日被虜人所言故晉州城中
諸將方約束把守而全羅兵使及京畿助防將則因
巡邊使關率兵向宜寧地此等賊勢緊急緣由稟告
於 天將急速赴援事牒呈一時到付巡邊使李賓
十六日戌時馳報內十五日咸安之賊分散四出江

越邊上下梵湯云云故先送慶尚左兵使高彥伯使
與星州牧使郭再祐合軍把截即見郭再祐馳報賊
船百餘隻自鵲院上來到尺堂津下陸去牧使結陣
處五里許安國老家梵湯故發送義兵軍及左兵使
軍使之勦擊事馳報又左兵使高彥伯馳報內宜寧
地五骨里賊倭先鋒五十餘名梵湯與星州牧使合
軍追擊事馳報賊勢甚盛四面充斥而諸將皆赴晉
州此處則只有巡邊使左兵使星州牧使而所率軍
兵不滿六百以此備禦無計左道諸將急速起送
天兵亦爲請來繼援事牒呈又一時到付督捕使朴

晉防禦使李時言金應瑞鄭希玄等同狀十八日成貼馳報內當日到付密陽府使朴慶新馳報靈山境內賊船無數來泊又賊百餘名自買浦府地境熊峴向去府使率軍二十餘名不意追逐多數射殺云云而靈山餘賊還向買浦不無衝突直路之患故使軍官朴守豪等抄率精銳與密陽府使合勢防遏買浦之賊而諸將等方抄率精銳馳向靈山以爲乘機勦擊之計事牒報臣因此商度咸安避出之諸將入守晉州者其數似多足可隄防而所患軍糧乏絕若或持久勢難支吾空單所發之軍果爲數少加送援兵

固是得計而右道及直路把截亦不可虛適値崔遠
率軍來到星州故使之因率所領武士急急馳赴與
右道監司約束爲援運糧官趙信道所管糧料已盡
輸運更無可爲之事而生長咸安熟諳晉州等處形
勢云故別爲督戰官送于崔遠處使之極力措置大
槩賊勢極熾諸處衝突將有不戢之勢而兵孤糧盡
環視本道已無可爲之事只恃 天將之赴救而又
有掣肘相碍之端尤爲痛悶輒將告急文字連稟劉
總兵庶幾動心而各處將官更爲嚴勑期於收拾兇
將已到之報急此馳 啓

馳　啓晉州陷城狀　七月五日

臣在京時聞慶尚左道兵勢孤弱及出城之後聞都元帥金命元留慶州欲就議事將發向左道及到道内聞晉州事急卽馳向右道而蕩敗之餘終日行路不見一人驛路不通文報不傳星州等處則糧料掃如一行飢困不得已寸寸前進轉向高靈及到安彦驛有一驛子自下而來乃持招察使行移往户曹判書李誠中處者而口傳晉州已於前月二十九日爲賊所陷臣不勝驚痛之至卽馳到高靈則文報猶不來而所傳之言果似非虛皆以爲賊累犯累退不意

二十九日天雨城毁數疋長賊兵乘時亂入我軍不
能禦入城之將則時未知某某人被害矣督捕使朴
晉都元帥軍官朴宗男率軍結陣于高靈草溪之境
而賊兵昨日已入草溪云距此只數十餘里人心危
懼莫保須刻大槩右道一境已爲空虛之地而此縣
自全羅道輸到軍糧千餘石亦露積在外賊若衝突
皆當被奪臣方令差使員興德縣監李佸暫爲移置
僻處矣劉總兵之軍今日自大丘來此結陣於縣南
山上而其數不多其委官率來者云明與明明摠兵
亦率大軍來駐此處臣作爲稟帖馳人請救亦未知

肯許與否臣觀此賊兇狡叵測佯以巧計以緩 天兵而吞噬無已在我無軍無食日就靡潰區區南方之保障惟恃晉州一邑猛將精兵多聚城內而今又不幸徒為捐心本道左右道地勢懸遠文移往復動經時日慶州等處尤甚虛疎而金命元又復遞去新元帥權慄雖在湖南之境而湖南諸邑守令亦因天兵支待盡出在外道內幾於空虛未由策應尤為悶慮

馳 啓晉州陷沒後本道事勢危迫狀 七月八日

晉州之陷雖因賊兵浩大而策應之失亦為可慨臣

在京時聞牧使徐禮元以　天兵支待差使員來在
咸昌卽移文以爲晉州朝夕將被兵守城之官豈宜
遠出使速還送而遷延不還及聞賊兵已迫然後僅
得入城防備等事不能預先措置一也且其諸將率
客兵多聚城中而無統制之人各執所見未免紛雜
二也諸將當初不量事勢輕爲進陣於咸安及賊兵
大至狼狽奔還致賊乘勝三也鼎津若列軍固守則
賊或不敢四面俱進而率皆棄去賊兵水陸俱進晉
州未陷之前宜寧三嘉丹城鎭海固城泗川之地賊
皆雲合援兵路斷四也諸將崔遠宣居怡以下所率

之軍甚多雖不能直至城下救援而或爲疑兵或爲
夜襲力盡乃已可也而率皆逃避山谷一不出頭晉
州之人日望援至祝手呼天而竟無一人來救遂至
於陷城屠戮之慘不可忍聞諸將聞晉州失守率皆
潰退令不知在於何處而其所經過之邑倉穀皆縱
其軍士破散無遺其中崔遠所率之軍作亂尤甚極
爲痛心督捕使朴晉助防將朴名賢別將朴宗男等
始自左道來亦以元帥之令將向湖南臣以爲此道
旣無兵使諸將無一人見在者是委一道於賊手故
朴晉等三人姑令仍留高靈把截待變且聽 天將

指揮使傳令𠛅接伴官徐渻牒報內劉總兵已率其軍來駐高靈其先鋒之在陜川者發向咸陽且言總兵之意急欲進剿云云而未知畢竟如何李都督亦率軍來高靈而道內直路各站軍糧本道不能自辦僅以湖南之穀充備而遠處轉輸其數不敷今亦將竭而大軍方更至分散於各邑往來不定東西奔馳人力殫盡數日之後軍糧將無出處而湖南糧道僅有居昌一路本道亦被衝突則何暇更念他道之事百計千思不知所爲戶曹判書李誠中病重不省人事臥在咸昌路邊調度等事亦無料理之官惟御

史尹敬立及誠中從事官李自海分投各處督人催輸而物力殫竭極爲可慮即又見左道監司馳報東海一帶賊船見形者甚多此豈盡爲漂到之船不無彼此俱發之患元帥金命元旣遞去權慄雖代爲元帥而方在全羅道道里懸絶無路策應大抵右道當時保全者只晉州居昌山陰安陰四邑而今者晉州山陰又被陷沒獨有居昌安陰時無賊報而人民倉庫皆已空虛號令調發無處可施臣以庸殘無似大病之餘精力頓不逮於前時束手吁歎計無所出

朝廷急施長策以救顚危之勢

慶尚道賊勢危急請速具由 奏聞 天朝狀 七月

當初賊兵自京城退遁之時臣之愚識已恐盤據於慶尚道更逞凶毒到今事勢日益危迫佯以講和之說籠絡 天將而東侵西掠惟意自如晉州旣陷一道更無保守之處若慶州又有此變則嶺南之事將無着手處嶺南旣不能保則江原忠淸全羅道將次第瓦解而大事去矣自沈惟敬挾倭將偕行之後道路傳說不勝藉藉或以爲請以漢江分南北其說可駭不可形諸口舌臣在陜川時義兵將鄭仁弘以牛

酒犒慰 天兵劉總兵語諸仁弘曰倭奴與與沈惟敬
偕行欲以漢江以北爲中國以南爲倭地 天朝豈
爲聽許萬一許之則汝國當何以爲之云云仁弘親
聞其說而傳於臣臣始知道路之言亦有所自不勝
駭愕痛心之至臣竊慮凶賊旣以巧計誘弄 天將
而 天兵屯守一年師老糧匱其勢將不日潰散我
國竭生靈之膏血殫八道之財力支待大兵勢亦日
就困竭是賊坐以長策困之而後乘其弊誠可痛哭
流涕宋經略與提督旣不可與論議惟望 朝廷更
加商量具此事情急急 奏聞於 天朝使無意外

之患況倭賊若據南道將以舟楫出於西海陸路兩
爲長驅必爲中國無窮之禍非但爲我國之不幸此
等事情亦當明白具　奏幷爲十分從長善處
請具兩南危急之狀求救於經略提督且戶
曹判書李誠中身死其代遠爲差送狀七月十一
日

臣於本月初九日聞劉總兵在陝川馳往見之總兵
頗從容談話臣極陳倭奴譎詐以和議緩　天兵使
不救晉州而實行吞噬今本道與湖南危在朝夕懇
乞馳救總兵言吾志不行無可言者似聞賊已向全

羅若此道不能遮截則患不可勝言吾欲提兵往救
曾招住居昌遊將使之來守高靈陜川然後吾欲行
軍而號令不行然若實知湖南被兵則當隨爾等所
言而赴救須討一地圖詳載道里由經之路以來且
言此處無一將官軍兵亦無一人何耶臣對以諸將
初聚咸安退保各處而聞晉州之陷皆潰散向湖南
以去曾已 啓知國王必按律治罪但事勢危急如
此望老爺亟速救濟總兵曰吾意亦然而不能自擅
若體探全羅賊勢虛實則當即進兵臣退具地圖一
件又爲稟帖以呈總兵見畢猶言諸將不行其令不

得自由之狀縷縷不已而卽多發擺撥兒哨探宜寧
之賊不無進戰之意故臣姑留此日日苦勸進勦矣
督捕使朴晉助防將朴名賢別將朴宗男只率疲兵
五六百與 天將吳遊擊把截草溪而崔遠李賓李
時言則聞晉州城陷卽從居昌咸陽等處遁去未知
在於何處自晉州之陷人心汹懼遠近之民荷擔以
立而湖南聲息斷絶只見權慄移文朴晉處云倭賊
已入求禮將向谷城南原以此觀之倭之犯湖南似
爲的然不勝痛悶此處之賊如宜寧岐江等地設柵
屯守其數甚多日日散出焚掠於陜川三嘉宜寧之

境距陜川四十里望軍傳告總兵披掛令軍將發而
聞賊退去乃止今日安寧探候若來則臣當率巡察
使金玏接伴官徐渻等庭立泣請計料糧餉支供本
道則處處蕩敗只以湖南諸邑出站轉輸艱難支度
前來米餅今已垂盡近日則繼運路絶又全羅各邑
之民來此者聞其道有賊變驚動逃散不能禁止今
呉遊擊駐草溪陜川有劉總兵居昌又有遼將五人
駐軍大丘密陽直路亦有往來　天兵或多或少出
站諸邑隨其所往顚倒追隨入困馬疲氣力都盡千
思百計不知所出卽刻金泉察訪馳報內戶曹判書

李誠中又於本月初七日以病身免雖有督運御
史尹敬立而無調度董臣事事如此尤爲痛悶 朝
廷急察兩南危急之勢連續致懇於經略提督衙門
今雖已晩庶有萬一可救之望而調糧之人亦急時
差出馳送毋乏軍興

馳 啓晉州城陷曲折狀 七月十五日

防禦使金應瑞馳報內被擄逃還人私奴萬春招內
晉州攻城時在高峯結陣處凡接戰曲折一一看審
則賊晉州城五里外東西北面及南江越邊凡二十
八處結陣其日接戰時倭賊先爲放炮城內之人亦

放銃箭賊進迫城下城內人攢射如雨賊多致死傷還爲退陣其日夜三更賊多放鳥銃鼓譟大呼而城中之人不爲搖動第三日賊伐取稗松雜草作空石盛土城外三十步許造山四處又作四層樓閣高九仞許俯瞰城中以爲放炮之所造山造樓時城中人無數發射死者甚多而賊不計死生死者曳出生者進前不日成之多登其上無數放炮城中之人必無驚懼反示揚揚自得之意賊退陣第六日黃昏諸陣之賊咸聚一處城中人放震天雷三度落於賊中衆賊觀其體樣之際坼裂觸死者不可勝數賊不敢戰

還退第七日城中之人又放銃箭一度賊亦多死戰數不利將欲退兵更生謀計一日伐木作板東邊有大槐木一倭攀上其木見其城中虛實後以板子鋪之於城外掘取其下漸就城底第八日午時城子三十餘把不意頹落槐木攀上之倭一吹螺角諸陣倭賊或騎或步一時突進城中人弓銃槍劒俱發極力拒戰賊徒冒死踐尸突入守城之人勢窮力竭退縮一隅賊已入城中彼我交鋒相爲血戰死者不可勝數城中積尸如山彼我相半而死我國人溺死浮水者亦不知其數陷城之日不計男女兒童盡數斬殺

翌日則殺男子擒女人載船先送釜山浦諸倭仍留
晉州其隣邑如固城河東昆陽等處日日焚蕩擄掠
又明日有騎步倭十名持踏圓印文書來衆倭聚首
爭見曰斯速回兵入國事吾國王之命云欣欣喜悅
又明日羣倭皆向昌原金海去小人亦隨去因戀家
鄕逃來現告云云事牒報又據被擄逃回人朱義壽
招內倭賊於晉州前年退築新城地形平坦處造作
山臺凡八處俯臨城中多放鐵丸而其山臺東竹遮
障不相連續故雖放玄字銃筒幸而得中只爲貫穿
而已不得催倒渠之將帥李宗仁逐日力戰賊束竹

乘夜齊立於壕邊矢石不能入因自束竹之內亂投瓦礫於濠中及城底須刻塡滿賊之著鐵甲者十餘人突進城底將爲破城宗仁曰事急矣卽自射臺發大箭射之洞貫七賊賊必退其時忠淸兵使隱於城堞聞宗仁射殺七賊喜而起立擧頭觀望之際鐵丸中頭口貫頷仆地卽曳去自初被圍黃進極力備禦至於身擔土石肩背爲之出血旣而賊又以大木板作積如檟狀外以生牛皮數重裹之載於童車之上賊入其中直推到城下以鐵物毁城城中亂投藁草柴木灌油爇火間間燒燬而擲城底數三石賊已拔

出城穴城將頹圮城中計不知所出之際有一賊持
鐵掘錐大呼直進拔出城穴上大石城遂頹落城中
又以拒塞木荊棘塡塞賊冒死入城而城中之人亦
死戰賊幾不能入適倡義使金千鎰之軍守北城闉
城毀先爲驚動棄城奔走賊望見從北城因以竹梯
登城三賊攀堞大呼衆賊四面俱入城不能支李宗
仁獨在所守處射矢不撤俄而爲鐵丸所中流血淋
漓顚仆不省人事義壽扶起不得遂自逃去云各處
馳報及取招之辭雖有詳略而大槩皆同宗仁黃進
等力戰殉國之忠尤可歎賞而諸將金千鎰崔慶會

等聞城陷亦相攜痛哭於矗石樓上自投崖下而死
城中積尸如山三十里內臭不可近而館舍閭閻蕩
然一空城堞亦皆夷平賊雖退去更無完集之勢但
此乃兩南咽喉保障之地其在城中者雖盡死亡而
四境遺民奔竄山谷賊退之後不可不趁時還集且
其境內年穀頗盛而土賊結黨橫行邑無主宰則餘
民雖欲來尋故居而有不可得臣欲差遣假牧使眼
前無可合者不得已令別將朴宗男率軍士數十餘
人馳去審視後曉諭人民禁止侵掠仍爲假守之任
以待　朝廷處置

承　名命發向上道狀

本月十四日臣軍官田齊安自全羅道回來持都元帥權慄謄送有　旨示臣其有　旨內都體察使已爲　名還　行在諸道軍權悉委於卿事臣受任累月略無寸效罪當萬死而反蒙　名還之寵感激惶恐不知所措臣時雖未承有　旨而已知有　名命不可仍在此處察任故卽自陜川發向上道以待名旨之下上去計料

請　車駕早還京都以答四方顒望之心狀

七月

京城收復已久而 車駕尚未還都人心之顒佇日甚卽今賊兵屯據海邊無渡海之意衝東擊西勢益鴟張而諸將策應未免稽緩且 啓請往復於數千里之外動經數月因失事機者亦多臣之愚意 六宮雖暫駐西路 車駕則早還漢都以答四方萬姓之心又經理南東毋失機會則其於中興大計係關非輕蓋進取之事進一步則得一步退一步則失一步自古而然伏望 朝廷毋以此賊暫退而益息長遠之慮以毖後患不勝祈祝之至濫陳瞽說惶恐無已

馳啓賊勢方急姑留本道待都元帥來到

後上去狀 七月

臣祗承 名命上來行到軍威得本道左監司韓孝純馳報倭賊欲犯蔚山慶州云雖其所報未知虛實而事勢可憂卽書稟帖馳送于劉總兵請移兵近駐慶州以爲聲援當日韓孝純又馳報賊勢極熾蔚山彥陽梁山等處倭賊遍滿山野處處列陣衝斥上來之患迫在朝夕事勢甚急都元帥巡邊使以下諸將方皆駐兵於右道及湖南之境急速指揮使之不分晝夜馳援以救危急之勢云云臣旣承 名命當急

速上去而適緣道內賊變如此都元帥以下諸將無
一留在道內者只有左兵使高彥伯在慶州而率飢
羸數百之卒無望於捍禦方張之賊慶州危急只在
朝夕而上道諸邑守令皆因出站不還入民飢餓癘
疫大熾丁壯死亡殆盡餘存者僅屬聲氣雖欲呼集
軍兵以爲救援之計其路無由韓孝純欲臣必留指
揮諸將誠出於閫迫臣即時傳通於元帥使之登時
處置惟是全羅道距此絕遠而賊兵已在慶州數十
里之近設使來犯將不能及來而臣承 命中路遲
滯且未免干預軍事極爲惶恐姑看數日待都元帥

來本道後即時上去計料
馳 啓都元帥已到即時發行上去狀
臣旣成此狀 啓未及發送而軍官李惟生還自劉
總兵處總兵答書云據來報知倭情叵測隄防當嚴
今已發兵二隊先赴大丘屯守明朝統領衆兵俱往
云云臣前在軍威道中聞蔚山慶州事急即送稟帖
于劉總兵請速移兵救援而總兵幸即聽許賊若聞
之庶有畏戢自退之望且因李惟生口傳聞都元帥
權慄亦已到陜川策應等事自當處置臣承 召已
久尚此遲滯極爲惶恐即時發行計料臣大病之餘

冒暑驅馳引飲無節因成痢疾氣力委頓寸寸扶曳
恐不能計日趂程尤爲惶恐

請軍威縣監柳澈仍任狀

臣行到軍威有縣民洪軸等三十餘人聯名呈狀内
縣監柳澈本以慈祥愷悌之人專以奉公恤民爲事
變生之後不離境土當賊據本邑之日定將抄卒設
伏要路捕斬射殺不知其數賊退後卽入官家收聚
餘穀一以爲軍糧一以救飢民親持穀物出入村落
至誠賑活民賴得生者甚多一境男女莫不愛戴雖
於餓饉癘疫之餘形息僅存而 天兵支待軍糧輸

運之役爭先酬應不敢違令今聞與巡察使相避當
爲遞去當此艱難蕩敗之日若失縣監則孑遺殘民
萬無生活之路云云臣自前素聞柳澈善於居官今
見民情參以物論果非虛語當此調度支待百役叢
集之時善治守令不可輕遞道內賊兵猶在平時相
避之法不可太拘柳澈姑爲仍任以慰一縣民情且
除殘民迎送之弊似爲便當

以病請鐫罷職名狀 八月十六日

臣自四月以後大病之餘氣力柴敗病未盡差而以
南方事勢危急不敢自安於遠地遂扶病馳下道中

又聞右道事急晝夜疾馳因奔走於高靈草溪之間雖無補絲毫而賤病則日漸沉劇尋常寒熱往來泄瀉無度引飲煩燥食氣專廢當此之時所當以死爲限不敢言病及奉 名命感激惶恐趁日起程行到江原道原州路次敬奉宣傳官賫來 聖旨又回向堤川是日風雨大作山路艱險病遂加發寸寸前進至忠州而幾不能運身留一日踰嶺抵聞慶又留一日冒死進程到路中大瀉地不省人事顚仆於草野之中數日內症勢乍寒乍熱有似痎瘧臣自量病入膏肓又骨相粘見者皆謂面無人色而國事方急傳

聞吳遊擊劉總兵皆已發還尚州殊無久住之意道內糧餉已竭湖南運糧不繼戶曹判書李誠中身死已經一月而代員不來運糧餉軍之事日益虛踈將不成貌樣臣既晩來此道不知頭緖往來道路之間時日蹉過事機愈遠身又病憊如許不堪馳驅擲奸檢舉亦難如意伏念賊兵時方屯據兇謀難測而在我事勢一日危於一日萬一 天兵以無食迫寒捲去賊遂乘虛衝突則未知何以為計此臣之所以俯仰寒心而中夜拊膺者也 朝廷遠於千里此間事情容有未及盡知者如臣殘病速許鐫罷更遣重臣

之有識慮能辨大事者晝夜星馳以濟國事

請煮鹽賑救飢民狀 八月

封上吳遊擊書兼陳禦賊形勢狀

請下送譯官照察 天兵放糧及發下三道

奴婢貢布援衣 天兵狀

請急遣調度重臣句管糧餉事及誅長興府

使柳希先以亂軍律狀

幷見本集

陳運糧之弊狀

臣竊詳軍糧搬失有三弊處置有三難而繼粟之策

乃其第一急務也當初嶺南賊勢未退之日湖南軍糧輸到嶺路方疾賊遁而星州亂民假作倭形聲言賊至不意突出負戴之人舉皆驚散亂民恣意偸取散失之數幾至三百石此則臣未到前事也卽令各官徵還見偸之數矣頃日晉州旣陷賊向湖南聲息甚急湖南軍糧輸至雲峯南原任實之間者其數亦多而將其穀物或委棄道路或徑還其家若其旣入嶺界未至站所者則到處拘留接餉 天兵而事出倉皇文簿錯亂不可准信今方文移兩南監司推覈散失俵給之數矣大抵湖南各官軍糧輸運之時計

其田結入馬之數準給軍糧付之監官色吏之手盤
桓中路耗費萬端而及聞虛驚潰散遺失如前所陳
此乃軍糧在路散失之一弊也臣意後運軍糧輸運
時則或以剛明守令或以秩高軍官分路定差使員
各官受出時一一計給約日到境上點閱領納于站
所則可無在路散失之弊矣湖南軍糧到站後卽欲
畢捧積峙一處而嶺南無倉厫人力可以藏守且一
應刷馬專責軍糧載持馬一捧之後則必皆逃還不
得已分授納者各自守直以到站先後逐日散料隨
其畢散始聽還歸已成各站規例而日月旣久糧食

自絶偷竊猶不已防奸無路或有恣行買賣者隨現痛治一二石耗欠則典賣牛馬卽加徵納而至於十石之外則各令本官分徵一族其畢徵輸納邈不可期矣至於劉吳諸將所駐處則軍兵自有元數散料時可無濫授之弊而各站無將留兵及道路往來哨卒自書帖字任意加數或有一人一馬而至於十者又持大斗自爲斗量散料官欲辨正濫帖猥量之事則橫加鞭箠莫敢誰何任其自取以有限軍糧何能壓其無窮之欲乎此乃軍糧到站散失之一弊也所謂典守偷竊之穀則遲速間本國地方官句當徵

天兵濫費之弊非臣等所能糾正且經理提督三將
標下則劉吳號令亦不能禁抑自 朝廷下書于接
伴使使得出提督禁標榜示嶺路則庶有畏戢之望
矣大軍一帶分設站所儲峙糧料而頃日右道賊勢
緊急遼將四五員自尚州移駐居昌咸陽劉吳兩將
自海平大丘移駐陝川草溪自各站移送之糧不下
千石或至軍前或在中路參錯於百里間而今又遽
還本站分布之糧一朝還運其勢未由數少軍糧耗
散於移來移去之日者不知其幾哉而糧料易絶專由
於此此乃軍糧移來移去散失之一弊也臣意此則

臣與地方官參究去處終當推還其數而備達移來
移去散失之弊者欲其　朝廷洞知糧料遷移自就
耗損之意也軍糧大米則不久將絶豆子則各站遺
在通計萬餘石露積空地今已四月不蔽雨水腐朽
太半誠爲可惜欲令嶺南守令看護則湖南納者必
不究其檢勑而湖南守令則四五站只有一二員分
守爲難此乃軍糧處置之一難也臣意近觀賊勢進
退　天兵去留納置一處以本官守令看護而湖南
納者皆令還送其中尤甚腐朽不合軍糧者則依前
狀　啓各站飢民斟酌分賑宜當矣轉餉軍食會計

爲重自有該曹掌之臣則自初隨其糧料有無督運繼餉而已一自戶曹判書病逝所率算員等散歸京城該曹文簿亦不分明臣只以各站用下遺在之數略加打算而前後抵捂取實爲難此乃軍糧處置之一難也臣意戶曹堂上郎廳中率算員急速下送將兩南該曹元定及用下遺在之數一一會計俾無國穀耗散之弊宜當矣千里轉運自至欠縮旣有欠縮則不得不生徵當此公私俱竭之日刻期生徵則人不堪命若或少緩則徵久無期生徵伸縮而民生休戚繫之伸縮得中公私兩便最是難處此乃軍糧處

置之一難也臣意　朝廷令兩南監司各別留意使
隨生徵便民生不至失業國穀不至欠縮寔當矣臣
請以繼粟之策繼之今日賊勢不可以日月期賊勢
未退則　天兵不還當初所備數月之糧今已罄矣
繼粟之策一刻爲急而　朝廷未有指教方伯未有
處分督運一小臣徒自煎悶束手何爲爲今之計秋
日尚晩早穀已登嶺南左右道付種處或以貢物作
米或以田稅引納而又從以空名帖多般募粟則隨
所得多少而可以添補軍食此事必須身自巡歷留
連措置可得就緒而臣則急於劉吳轉餉不得暫離

大路左右監司方因賊勢計不暇及臣誠痛悶焉前
春督運宣傳官二員來在左右道而受 命有限界
號令不遍且武官不能彈壓亦不爲有無於調度矣
朝廷運籌處置調度督運一時并舉同力措置則彼
此兩便而大事可濟矣自轉運使遞還戶曹判書病
逝以來臣有意隊達而惶恐不敢有所云云今則賊
勢如是糧絶如是左右上下道路絶遠未及周旋又
如是謹此昧死以 啓

松山所安 靖陵玉體奉審後馳 啓狀八

臣於前日 宣靖陵奉審時病未進參今月十八日

始隨諸宰之後奉審松山所安　王體則頭面上毛髮盡脫皮骨粘槁自腰以下肉盡骨在大槩顯是年久之體而胷腹及背則皮厚而堅凝不見骨節胷上甚高背後左邊肩甲有穴痕一大一小相距一分許所見惟此耳其他皆不可辨伏念此乃變中之極變辨別以差則事不忍言臣後生昧識罔極之中不敢輕議如何惟在更加精審參以　陵上莎土幷揆索近陵處古塚破壞與否多般訪求或爲神明所佑萬一有得實之望

懲毖錄卷之十三

懲毖錄卷之十四

辰巳錄

陳慶尚道防守形勢狀 癸巳九月

今日形勢反覆商度雖設百險於他處而若嶺南不能支撑則江原兩湖莫非次第受兵之地而大事去矣蓋賊之所忌憚者 天兵今若令劉摠兵之軍進住於大丘清道之境左右顧眄遮蔽慶州及中路內侵之勢又使駱參將等軍進屯於固城泗川之境遮遏賊兵西犯之路且連三道舟師水陸合勢以壯聲威而從海道自順天運湖南之穀以爲軍食便風一

日而可至以省陸輸之弊因令我軍臨鼎津而設機
固守無使賊舟得渡三處連亘且戰且守則賊勢自
歛不敢肆意衝突矣

有　旨祗受後仍請解職歸見老母狀 甲午冬

臣於楊州道中祗受承政院有　旨書狀以臣呈辭
歸覲雖出於人子之至情目今南賊尚未渡海西邊
又有警報國事艱危甚於前日此豈大臣顧念私家
之時乎輕易去國物情悶鬱停行還來事有　旨臣
俯伏路次惶懼隕越不知所出臣忝在大臣之列不
念國事艱危徒以區區私情陳瀆　聖聽動駭物議

有此狼狽失措之事臣罪固難容於萬死矣顛沛道路進退維谷俯仰慙靦罔知所達臣之一家情事他人豈能盡知今日在朝之臣豈有九十之母遠在千里之外三年不得相見如臣者哉究人情之不見諒也臣若母病不深事勢稍可遲留當此歲月臣以經年病喘何必忍死扶曳跋涉脩程乎誠有所不得已也臣母亂離以後多遭女息憂傷成病今又以念臣之故病勢增添臣之不孝極矣如是而臣忍心不歸誘之曰待國事寧帖國事寧帖既非朝暮可期其時臣母之存與否又可必耶臣言之至此不能爲心矣

母子之情自臣一家而言則固是私事若以 朝廷
使人之道而言之則亦天下公理自古世雖危難而
此路不可蕪廢今以臣之無狀而公議之不容如此
臣所自致尚何言哉臣伏念 聖恩如天無物不遂
前此因哀臣之至情難抑已許他大臣出仕後歸省
臣祗奉 明旨計日以待今則左相金應南已出供
職廟堂不爲無人邊事雖急軍國重務自當句管臣
則於此隙歸見垂死之母公義私情可謂兩行不悖
而出城半日 嚴命又下促臣還 朝臣欲進不得
欲去亦難神精殽亂惶惑失措心火熾發病又添加

僵仆於荒墟野草之間呻吟待 命伏乞 聖慈哀之閔之令臣仍奉前 旨寸寸下去以見老母而還如大臣之任不可久曠則亟遞臣職名使臣安心時月之間必免瘝曠之罪公私兼濟尤出陶鎔不勝涕泣祈祝之至

陳修築南漢山城狀 丁酉二月二日在龍津

臣巡到廣州登南漢山城更爲詳察形勢圖畫上送其城西北東則皆據億丈之峰勢甚斗絶惟南面四千餘尺水口近處頗與外山相連不甚險絶若欲修葺則當先專力於此處然後可無疎虞計其功役浩

大非今日人力所易辨出而亦不可以時日望其成就促本邑民情則皆欲以此爲避亂之地今旣略設城門而臣以沿江淺灘等處今已氷解措置尤急故今日發向龍津等處巡審計料僧將惟政來在其處欲與其徒極力修築不意下去南方修築之討尤似遲延且近因兩 天使之行圻甸之民累月出待力甚困瘁而今年寒氣入春猶甚高山絶頂氷雪尚在土脉未解旬日之內勢難始役萬一警報稍緩而民力少紓則當觀勢漸次修築以爲永久之圖似爲宜當臣從事官韓浚謙黃海道操鍊防守形止檢擧次

分付上送

請修設婆娑城外更爲措置楊根山城狀

即見備邊司行移云云夫婆娑一城雖在上流而各處關防津渡路徑之雜出者豈可以一城而盡爲防塞乎壬辰之變賊陷忠州分兵北上一運由驪州淸心樓前渡涉其時元豪率數百之兵把截江北數日而賊兵不得徑渡婆娑城在驪州利川之間其所形勢相連可以控制者只此數邑而已若論其遠勢則必須堅守忠州又以重兵留屯原州而與鳥竹兩嶺之勢相爲輔車然後婆娑之勢始固矣婆娑以下又

有要害必守之地楊根南山正當洑灘而過此則迷原之路加平之路月溪之路皆從此分出若賊過原州由婆娑之後直向楊根則惟此處爲可控扼臣今行登此山審察形勢則其山非徒關於守灘上與婆娑相對下與芙蓉相望直當江邊諸路之會實一形勝之地故責令楊根郡守崔輔臣漸次措置柵壘爲屯守之計距此十餘里又有咸公山城在龍門山上四面斗絶又是天險可爲一境老弱避亂藏穀之所故并爲分付措置大槩畿甸遺民百役叢集瘡痍困頓之狀不可忍見防守禦賊之事雖出於生道役民

而役亘民殘如蟻聚垤難望成就於時月之間極爲痛悶忠州原州措置等事則各令其道當事之臣申勑舉行俾無緩不及事之患矣

請楊根郡守崔輔臣勿推仍任狀 二月

臣巡到楊根邑中品官金應舜等五六十人呈狀于臣云本郡自經賊變闔境空虛孑遺之民百不一存而爲嶺南往來之路使命絡繹刷馬供頓百弊旁午不能支當適郡守崔輔臣清謹勤幹盡去弊瘼近日詔使之行一國騷擾而郡守處置得宜境內之民不至甚苦今聞以秘密狀 啓路中開坼之故被推恐

至罷去不勝痛悶一境大小之民各出米豆合五十石已爲積置請以此爲軍糧而贖郡守推考之罪云云臣因以訪察民情則似皆出於至誠故臣喻以爾等民情當爲上 聞而納米之事近於無名但旣已聚合則還散亦難本郡束伍軍二百餘名軍器未備脫有緩急難以空手赴敵若以此穀爲匠人料食措備弓箭分給軍士使之佩持禦敵則此乃以一鄕公共之力爲一邑軍士之用有補於公家無害於事體庶爲便當云則郡民皆喜悅稱謝咸欲依此施行大抵楊根在京城上流上與婆娑相連下與龍津相接

防守措置其事甚急崔輔臣以年少武臣到任之初頗得民情若又遞去則此處之事不成模樣不但民情鼓然而已故不敢不達

陳京畿編伍軍及城柵措置形止且請水原判官趙撥論賞仍給印信狀

京畿左後營軍臣巡到婆娑城初九日習陣因爲分付江灘防備等事約束罷遣後十六日巡到禿城聚右營軍三千餘名習陣而罷左右道軍人稍分隊伍不失期會則略成頭緒但衣服不備器械未精陣法未熟進退坐作尚多齟齬此乃編束攏畝之民而間

間操閱非坐營養鍊之兵勢固如此無足恠者惟當
不廢鍊習之事日久漸磨成就庶或有用於緩急其
中能射之軍則頗多亦有前日經戰可用之兵故使
防禦使邊良傑於哨軍之中更加精抄百中取一以
為選兵不限多少以待其用使勇士金瑩等分總別
加訓鍊事再三分付充城則措置已久故城機砲樓
木柵軍器比婆娑頗已備具而糧餉亦合米豆皮穀
幷五千餘石儲在城中本邑操鍊之軍又二千四百
名計操分配四面以擬策應脫有緩急不待遠徵他
邑之軍而自可堅守矣城中募入軍士金瑩等數十

餘名呈狀于臣云守城將趙撥改築城子造作三門
大廳屋宇軍器房室盡皆修繕又勸諭哨軍作爲屯
田前年收得稻六百餘石勞苦如此而未有論賞之
事羣情各自鼓厭云臣審察秃城措置之事則大槩
此人之力爲多似當量加褒奬以慰軍心趙撥雖爲
本府判官之任而長在秃城凡文移鍊兵之際無印
信每以白文施行願依北青咸興判官之例賜以印
信以應公務亦出於軍民情願 朝廷量宜處置

請把總哨官計仕遷轉激勸人心狀

武學事目內營將把總哨官考其勤慢錄其實狀幷

爲 啓聞別擇陞擢斥黜以爲勸懲故臣令左右防禦使查考把總哨官等能否牒報矣左防禦使邊應星牒呈內左營前司把總李影門禦衆有序訓鍊士卒多有成才者水北把總朴洙弓馬超才士卒倚恃右防禦使邊良傑牒呈內右營前司把總辛璧御軍有法善於其任云云臣因自審察各人實跡則李影門所鍊五哨之軍試射中數居多朴洙武藝超羣勤察其任辛璧習陣時觀其置陣整齊部伍分明似當依事目爲先論賞或除授實職以爲激勸之方大抵鍊兵之事各官守令皆爲兼把總營將之任軍兵操

鍊固當專責於守令而但守令事多軍民之政或多不能兼舉使守令摠其大綱而把摠哨官分掌所屬各自訓鍊考其成效賞罰勸懲則鍊兵之事當自有頭緒近日習陣期會之時守令把摠哨官各以其軍來會無故闕到之軍絶無而僅有益知編伍統攝之規不可廢也但把摠哨官皆自食其糧自備其馬往來教鍊只有終歲之勞苦而別無酬報之意羣情以此或至於懈怠臣意京畿四營把摠二十八哨官百八其中出身人等依平安道入防江邊出身之例計仕遷轉此乃在 朝家爲不費之惠而其於勸勵人

心之道不爲無補令該司商量施行

請軍人試才優等及大炮能中者論賞狀

武學事目中有試銃試射論賞　啓聞之規而外方各官尚未舉行故軍士無興起之心鍊兵之事日就解弛誠爲可慮臣所巡左右道諸邑軍士試射試銃從其中數多少以臣所賫廳中木疋弓箭量數分給其中優等者後錄　啓聞令該曹急速相考論賞以勸其餘守城之具莫過於大炮而近日京外炮手但習鳥銃而不習大炮放法雖有軍器寺破陣軍而每大炮試放之際心悸膽怯不能以堅持必中爲意故

聲威雖壯而實難於中賊臣到禿城看砲樓之制勝於婆娑令陣中炮手從砲穴放佛狼機城外山麓遠處立防牌使之看中則能者絶無其中有三人得中而一人則一發二九而俱中穿過防牌盡爲破裂若使人人習此則其爲守城之助不必大炮論賞雖不在於武學事目而其中優等者一人不可不奬勸故幷爲錄 啓

査 啓守令能否狀

臣今行所經各官守令考其政績有能有否所當査覈 啓聞以爲勸懲南陽府使李慶涵政尚寬簡一

境吏民皆共便之利川府使成泳自奉淸簡愛民以誠雖欠專恵愛事或不舉而撫字心勞亦自難得此二人似當量加褒錄振威縣令俞大衡鍊兵等事無意舉行擅自數易哨官以紊軍政且侵暴軍士水軍一人有結項致死者所當罷黜竹山一邑居圻甸前面接連忠州淸州之路今雖殘破若能保聚完實則實一道控扼之地縣監姜翼文雖無顯然過尤而疲軟不能勝任所當遞差大抵振威竹山兩邑乃是直路劇地守令非尋常苟充之人所可堪任勿論文武門蔭以勤幹慈詳曾有聲績者十分擇差下送

請兼防水路別使盧稷幷爲出送狀 丁酉八月

臣伏承有 旨賊兵已陷晋州令臣率兵把守京畿忠淸之界故臣今自龍津將向水原陽城之間壬辰之變賊兵分三路內犯都城二路由忠州而從驪州淸心樓前江渡涉出於京城之左一路由淸州鎭川之路而出於漢江今此賊兵亦有分路之勢雖聲言專向湖南而未知兇鋒定出於何地當初京畿分付則以左後營之軍屬於左防禦使而把守沿江數百里之地前右營之軍則分守禿城陽城二處而已近日 天兵支待之事百役叢集本道盡以各處束伍

之軍充供其役奔走無暇故其勢不得盡聚一處以爲防備之計只以其中稍解操弓者抄出若干分守各處其數零瑣不敷且沿江上下之軍不能撤備而移用於右道右道之軍又不可捨其信地而合用於左道兩處形勢皆爲孤單此乃京畿防守形止難易之勢也如不得已則平安黃海道軍人依臣前日約束盡數徵召屯守於前面臣隨力策應則或有萬分之望 朝廷急速商量處置今日之勢與壬辰有異水路陸路一時俱急如晉州等處皆是海邊也以此則陸路猶有 天兵駐在湖南而道里稍遠不

路則蕩然無礙傳聞前日永登敗軍時忠淸道格軍
奔還者乘破船五日到牙山云水路迫近據此可知
萬一賊船乘虛直犯則京畿水路尤可寒心臣雖在
一處而道路隔遠豈能遍及料理乎外方凡事監司
爲主而臣則乃是檢勑之任故自前凡有號令皆移
文於監司而監司又傳令於各處將官及守令以存
體統近以京城　天兵支供及西路將官迎候事監
司奔走不暇長在京城而前面軍務及調糧器械等
事未能顧察臣獨出來有似無主之事文移往復動
經時日百事遲緩皆無着手處此亦事勢之至悶而

極難者也若令巡察使洪履祥并出巡歷而分道策應則水陸之形似可相連而於事或有少補故惶恐敢稟亦令　朝廷急速商量有所區處副使盧稷初以兵曹判書李恒福呈辭而參判獨在故未能一時出來今事勢甚急盧稷亦令出來同在一處料理軍務

請舍陰竹竹山先爲措置驪州防守且右防禦使速爲差送狀 八月十一日

本月初十日右副承旨成帖今聞倭賊一運出没於晉州宜寧之境一運由洛東江上來云不無直向京

城之處忠州雖駐吳摠兵一枝之軍而形勢孤弱京畿防禦使抄擇精兵進駐於陰竹竹山之境遙爲忠州聲援事有　旨書狀臣在黃州道中祗受京師防守大勢只以長江爲重而軍兵寡弱防備虛踈果如有　旨辭緣臣出城之日卽巡歷江邊馳到龍津則左防禦使邊應星方抄率後營束伍軍兵九百餘名并龍津留陣僧軍百餘名措置防灘等事而更念上流形勢驪州一路尤重於龍津蓋以壬辰之變賊兵由忠州直到驪州從前江以渡此處不守則雖有龍津亦難保其必守故後營軍及龍津陣軍則仍留龍

津使之把截其處而又令邊應星馳到婆娑城更聚
左營所屬一等被選軍兵屯駐待變事約束臣則因
前有 旨更向右道水原陽城之境欲以措置防遏
湖南直上之路今承有 旨知賊一運由洛東江上
來鳥嶺衝突之勢尤爲切迫更欲往來上流申勅防
備但彼我之勢衆寡强弱有異則當擇地據險以爲
支撑之計賊兵已踰鳥嶺之後則我軍當守江面竹
山陰竹皆非駐軍遮截之所若盡撤江面分部之軍
前赴空虛之地糧運不繼進退無據則似非得計且
驪州距忠州與陰竹竹山道里頗近雖欲爲忠州聲

援似不當舍呂州而移就於陰竹竹山　朝廷更加
商度形勢指授便宜竹嶺之路通於原州堤川鳥嶺
之路通於忠州京畿等處若令江原道之軍屯守原
州而京畿之軍連勢屯駐呂州以爲忠州形援且不
失江山之險則緩急稍可得力至於竹山直路則蕩
然無形無一可據而賊兵或分出左右之路一路出
呂州利川之路一路出陽城安城之路則陰竹竹山
雖有些少軍兵而難望遮截此一道形勢大槩也大
抵道內武將只有一邊應星而專防上流右道尙無
防禦使凡抄軍措置策應等事皆不能成形臣前在

備邊司見防禦使可堪者難得其人未得差出然不可以無其人而闕其任以誤事機聞前府使吳彥良時無所任云此人或可差送臣未知彥良之爲人而事勢悶迫不得已擧名陳稟亦令備邊司商量可合與否急速區處

待京城上流防守器具粗備後巡審江華海道狀 丁酉八月

南方賊勢淺深臣出城之後未知如何大槩固守京城防備江華而堅護上流乃是今日急務臣頃承有旨聞賊兵上洛東江之路驪州等處上流接連鳥嶺

備禦尤急故馳到婆娑江口一帶檢勅守灘諸具而
江華則再三申勅水使李忠命日夜措置待變且令
臣軍官鄭扞海島瞭望形止則如南陽昇荒島靈興
島大部島海路通望處各率邊將已爲分布瞭望令
巡察使洪履祥方巡向其處故更爲傳令使之仍在
其處另加申勅水使以下將官整備船隻無致疎誤
而臣則稍待上流防守器具粗備後巡審海道計料

請以黃海道出身二百名分守上流及京中

軍器優數下送狀

臣觀今日京城防守形勢上流爲急而自驪州以及

廣津凡二十三灘道里一百八十餘里設令賊兵全
向一處則猶可合力支撐萬一散漫於江以南而隨
處刼渡則軍兵數少力分勢弱恐難處處把截左防
禦使邊應星時率束伍選兵僅二千餘名分屯龍津
婆娑等處措備守灘諸具而昨日因巡察使徵兵之
令分送京城者亦多其餘束伍之軍則或入於　天
兵馬草刈取之役或應刷馬支供之事奔走無暇故
不得全聚待變形勢極爲孤弱如使上流有失則更
無所望臣日夜寒心不知所出前日因臣　啓請徵
召黃海道精兵一千名則方在京城不可出來而本

道出身先運二百名則使之分守上流以爲添兵把
截之計似爲便當令該司急速處置江灘防守之處
必須多設火炮器械可以禦敵前日 啓請火藥火
器除婆娑等處守城排設外用於江灘者其數不多
軍器寺所藏唐制子母炮火箭伏鬼及連珠木棍勝
字銃鉛鐵丸玄字銃弓子長片箭幷爲優數令次知
官李自海押領載船下送交付於防禦使處以備戰
用

馳 啓慶尚道軍兵事及柳永慶改稱分戶

曹狀 十二月

卽據慶尚左兵使成允文牒呈各官束伍軍太半作
米所定三千名整齊無路已曾徵米之人又令從軍
則民怨極多潰散相續罔知所處云大槩賊勢縱橫
出没無常我國之兵雖云脆弱而難用亦不可盡皆
罷遣使諸將空手而坐無人之地已爲失策至於哨
探瞭望傳通邊報等事皆爲廢弛臣入慶尚道地界
後已過七八日而左右邊報漠然傳聞右道等處安
陰居昌陜川賊勢熾發至於搶奪　天兵積糧之處
而亦無傳報其他調兵防守之事蕩無模樣事事極
爲寒心大事當前而我國凡百策應協同之事踈濶

如此臣分道行文十分申勑如有失誤未及期會則
將官以下一切以軍律從事事知変而已儆之軍未
及數日間整齊以爲進取之計憂慮萬端　天兵糧
餉竭取公私之儲僅備七八萬石但道內使命極多
如總管使尹承勳備邊司堂上柳永慶分戶曹堂上
成泳皆以敵體衙門各行號令不無互相抵捂之患
一邑之穀或令移轉於尙州或令移轉於慶州或令
移轉於大丘以此守令莫適奉行而殘民日就困竭
彼此無及尤爲可慮凡事號令雜出則事無由濟當
初經理旣以尹承勳總督諸道糧草其後雖分營各

治而總督之名猶在似當參酌三分之勢通融相議
措置而柳永慶勿稍備邊司堂上與成泳同稱分戶
曹使事權歸一而論議相通似爲便當 朝廷急速
處置

馳 啓提督經理迎候事及軍糧形止狀

臣本月十四日聞提督大軍已踰嶺自安東馳到醴
泉欲爲伺候而提督不入醴泉直向豐山故臣不得
已追到豐山與提督相見則提督問南邊賊情如何
臣以左兵使成允文所報賊勢對之提督又問曰今
行於議政之意如何臣答以倭賊窮兇極惡 天威

大振必有掃淸之期提督云是矣臣旣見提督又聞經理之行亦近卽馳到龍宮夜已二更不得通名明曉經理發行時通名而未及見之臣隨經理一行到安東今日早牌始爲進見則經理分付云大軍已爲南下此處之糧皆當輸運於慶州無使匱乏與尹承勳同議爲之可也又招本道巡察使李用淳語之曰運糧等事雖有議致與總督而本道陪臣當專管爲之若不盡力必不濟事又招安東府使鄭賜湖跪於階下問其本邑之糧已輸運未輸運之數且云本邑未經蕩敗人力必完得粟之事更加竭力爲之皆唯

唯而退經理似欲於明日直向慶州本道左道措置之糧以尹承勳所報觀之則米六萬一千七百餘石而已收者米四萬三千二百九十九石未收者一萬八千四百十六石馬豆二萬八千二百九石而已收者一萬八千九百二十四石未收者九千二百八十四石此後措置之數時未査報右道成泳所管亦未査報故穀數多少時未詳知而此道蕩敗無形只以上道數邑之力辦此大兵糧餉各邑品官士人倡率民戶無不竭盡其心而今已無復餘力矣前頭運糧之難尤甚於聚糧且軍行已發而糧路不繼則大事

將去臣晝夜憂慮不知所出蓋一大軍有持久之勢則必須催發後面之糧以爲接濟之計事不可已朝廷預爲商度從長處置或忠清之穀漸次移入於嶺南而 天糧自義州出來者亦可調發前來以續餽餉但恐民力方困不能趁時輸運

馳 啓吳總兵軍中流言事狀

自吳總兵來駐安東後軍中盛言此處人民有投入倭奴之意或言府使鄭賜湖有女子二人爲倭所擄故府使與倭相通而輸送糧餉一人倡之百人和之洶洶不已適本府居民自前多數剃髮嘗爲女乭如

此者十居八九故唐人動輒脫笠查驗以爲投入賊中而來作奸細雖收繫還釋闔境之人疑懼日增赴役者亦不肯入於官府且軍門差官白濆恐被搶掠呵噤安東之穀勿令輸入於慶州大丘等處而各營勾管之人恐未及期會逐日移文催督甚急守令不得已潛輸外縣倉穀使之從間路輸去唐兵處處譏察以爲輸送於賊中見輒毆打中路勒住胥動浮言無所不至又於昨日陳遊擊軍入於十里外捉得安東人剃髮者以爲倭諜嚴囚獄中且陳遊擊軍三人托以樵採出送於三息程外昨昨日走回來告倭賊

三名本國人二名皆著本國衣服不意收縛將爲過夜偶然一人得脫解縛逃來云云百爾思之似不近情而疑訝之餘又添一倍非但公然倡說察其氣色景象不佳雖厮養下卒若逢我國官人必聚首指示臣之出入時所見如此大小將官若以此移咨則軍門亦或以先入爲主不無轉達 天朝之患大槩如此無形之事雖白保無他虞自古天下之事未嘗不因其疑阻遂成難追之悔自 朝廷商量處置俾無意外之患

以楊經理言請鐫黜職名狀 丁酉冬

今日早牌臣詣經理衙門通名李德馨先入論説何事通事宋業男在遠處聽得經理言柳某得罪於邢軍門聞軍門之來逃避來此運糧等事專委尹承勳爲之業男卽以此言傳之於臣而臣未敢信聽旣而德馨退臣問於德馨德馨云無有是語臣亦意業男或誤聽卽進行禮而退午後有白都司潢伺候通事白應俊來言持平南以恭言於白都司云此處管糧官多且有議啟檢勑俺別無所事何以爲之都司言老爺言柳某得罪軍門逃來必且隨我前去糧運催督不可爲云汝須仍在此催發軍糧不可還去臣始

知朝來宋業男所傳者非是誤傳也臣之負釁既重人
鬼交惡千萬意外得此不測之言近日之事怳惚如
夢莫測頭緒今番出來已知因此添成一段禍端必
且上累 國家下速臣罪曾將此意暫達於 天聽
只緣跡嫌避事不敢堅辭踽踽承 命而來晝夜憂
痛如坐針氈今果如此臣行止狼狽不知所出臣之
一死有似螻蟻但不死於國事而死於惡名目所不
瞑且臣名在大臣之列受此名以死則國事亦將如
何經理今日前去慶州臣不敢隨去以益其疑當在
中路以俟 朝廷之命而亦難於自由伏乞 朝廷

亟賜處置以不職無狀之罪鐫黜臣職使臣明白歸
死於 輦下以昭雪誣枉實天地父母生成之恩而
國家之幸
初經理楊鎬始至語 御前通事沈友勝曰汝國
事當使如柳某者輔之後請 上同出銅雀江上
問柳某安在當使在側急召公近前旣而有人搆
公於經理曰柳某謂公不可成事短之不已經理
信其說丁酉秋公出巡京畿人又言於麻提督曰
柳某率家屬避賊出城提督信之傳通於衙門
至載 奏文中飛語又入 內熒惑萬端至是經

理與接伴使私語如右而李以爲不聞公進退狼

狽遂上狀言狀

以經理分付催督大丘糧運緣由狀

臣在安東催發糧運今日馳到永川將向安康經理接伴使李德馨馳通內經理當日五更發向蔚山臨發招德馨云軍糧不爲趁給朝鮮無紀綱無法度致誤大事 國王何不以王法治誤事之臣乎尹承勳成泳幷調來此一路使之催運柳永慶則留看老營回時當從梁山密陽大丘之路而來柳成龍則急往大丘等處催備糧餉云安康距慶州四十里自永川

向慶州直路所經故當初尹承勳等各官糧餉皆輸
入其處兵總兵軍糧則皆支放於安康而提督之軍
從間路直向慶州倉卒搬運安康之穀移就慶州事
多忽遽所謂未能趁給者以此故也且大丘等處已
輸之糧以諸軍皆會於慶州故方盡發老弱男婦狼
狽移運而又有此令梁山密陽方爲賊藪人民盡散
雖有傍邑之穀何力輸入況傍邑之穀亦何多得極
爲悶迫臣初非管糧之官且新到之初凡運糧多少
搬移彼此皆不省始末而分付如此莫知端緒而無
可奈何將自永川轉向大丘欲爲輸運未知前頭之

事如何不勝憂慮

馳　啓運糧形止及　天兵進攻蔚山賊陣

勝捷狀十二月二十五日在慶州

臣自永川因接伴使李德馨馳通欲往大丘已爲狀啓受念大丘運糧已輸到米豆幷時有五千餘石回軍時數日之糧猶可足支而慶州蔚山以下大軍皆集此處軍糧至急故臣沿道催督守令盡發見在人民陸續輸送臣因馳到慶州與尹承勳柳永慶等相見議事以爲接濟之計上道軍糧負戴相續於道盡向蔚山本日五更時京畿左防禦使邊應星軍官柳

成吉同自蔚山陣所說稱二十三日　天兵先鋒與
倭賊交戰斬首五百餘級倭賊退入其窟　天兵圍
之二十四日倭賊於城頭列立紅白旗無數　天兵
以火箭大炮攻之諸軍一時踰城而入斬賊首甚多
餘賊退入內城時方攻打云云本日曉頭臣軍官金
潤得同自戰所所言一般我國之軍亦與　天兵相
雜以片箭射殺倭賊亦多合戰形止都元帥權慄必
已馳　啓而事係捷音故臣亦以所聞馳　啓

馳　啓天兵進攻蔚山與賊相持狀

昨日臣軍官具希信同自蔚山說稱　天兵共我軍

攻打賊內城城甚堅險大炮不能撞破賊從城上孔穴多放鳥銃　天兵及我軍多爲損傷經理鳴金退軍方講求攻城之策倭船自西生浦數十餘隻浮泊海中爲相救之狀　天將分軍橫截海口使不得下陸云云今日午後又聞陳遊擊乘夜攻城爲賊丸所傷以調病事與出慶州而自昨日天氣微陰今日自未末東風連吹雨勢漸多至夜未霽軍士露處原野必有沾濕凍傷之患甚可憂慮

馳　啓賊窟形止及軍兵死傷狀

臣歲前一日進往蔚山初一日平明與都元帥權慄

巡察使李用淳等及諸將官行禮後謁見經理行新歲問慰之禮經理問糧餉輸運之事臣等又詣提督令進入幕內同坐行茶語之曰當初擊倭時俺軍五百名定爲先登此後楊登山擺賽二將軍繼之權慄答以此事小的親見之提督又曰俺平日每恨朝鮮軍不能擊賊今 天兵攻賊而猶不易朝鮮之軍不能擊賊無足怪也又云朝鮮之人能力戰都元帥亦能號令 天朝聞之豈不喜悅臣與諸人措辭叩謝而退必須經理語臣曰此處大軍留駐多日糧餉之運萬分緊急議政不須留此須即還後頭雖有一石

之穀早早輸運爲可臣卽辭退還到慶州矣經理駐
在處與賊窟僅一馬場餘賊窟據孤山之顚築三重
石城甚爲堅固城上皆設廊屋見之寂若無人而軍
到城下則炮丸亂發中者無不穿透前日連次進攻
時 天兵與我軍多死傷故不復攻之聞城內飢乏
無水欲以持久困之晦日夜令金應瑞率降倭伏兵
於城外井泉之傍捉得倭人之出汲者十餘人經理
甚喜問其賊中事狀則亦言糧絕無水勢甚窮縮其
詳必在接伴使狀 啓臣查點我國各將軍兵死傷
逃亡時存之數則戰死者二百九十八名逢丸重傷

者八百七十六名逃亡者四千九百八十二名時存
陣中者三千八百十三名京畿軍入則除出以爲運
糧負草之軍而平安之軍今日始到陣所矣

天兵退來緣由馳 啓狀 戊戌正月四日在慶州

臣等以經理分付在慶州催督後頭糧料陸續發送
當日未時左水使李雲龍馳報內自初三日寅時至
申時倭船首尾相接自西生浦鹽浦而來鱗次不絕
水使親自看望則大小船隻檣竿如簇蔽海而來又
當日初昏臣體探軍官鄭應天馳告內昨日夜半
天兵圍城接戰不得陷城暫退他賊來陣箭灘連亘

山上而賊船來泊者又不知其數軍糧已到陣處而
經理令還收捧於慶州又初更京畿防禦使邊應星
馳報內唐兵有退休慶州之意路上見 天兵絡繹
出來糧餉亦令於慶州收捧故馱載還來者相續於
道云 天兵圍守賊窟屢攻不利士卒多傷且水陸
之賊日益添兵勢甚可憂更觀事勢馳 啓計料

天兵退後處置諸事狀

今此蔚山之役 天兵初日乘賊不意以兵馬蹂之
賊倉皇不能支吾奔敗不暇外柵爲 天兵所奪賊
被逐入內城魄喪膽破若於此時登時進薄則內窟

可以卽破而貪其斬級擄掠之利未免遲徊於城外賊遂得入城閉門堅守　天兵與我軍累日攻之且無器械內薄登城輒爲炮丸所傷不克而退死者日積於城下旣而左右道之賊從水陸來救其數極多天將知其勢難遽卽回軍外賊與窟中之賊相應合攻　天兵與我軍之在箭灘者被害尤多而我軍則亦多乘亂逃走者初五日諸將金應瑞金大虛朴毅長高彥伯權應銖成允文鄭起龍李時言韓明璉具思稷李廷堅等皆會於慶州而散軍稍稍來集者總計八百餘名臣與都元帥權慄相議使之仍駐慶州

鄭起龍則還右道更收餘兵以爲遮截之計而 天
兵糧餉輸到慶州者尚多若留之恐爲賊所資令巡
察使從事官成安義次知支給我軍之料江原道軍
糧船運迎日者又三千石此距賊船往來處亢近卽
傳令於左水使李雲龍使之護輸於寧海府藏置待
令上道軍糧方輸在道者各令收拾還去道內人民
竭盡心力男女老弱負戴追隨庶幾得見平賊之日
不幸至此莫不驚駭皆有散潰之計可爲痛哭臣姑
留慶州數日以定人心追後上去安東經理駐軍處
以待 朝廷指揮計料

天兵退後慶州蔚山軍人擊斬賊首狀

慶州府尹朴毅長馳報內 天兵退北後倭賊二百餘名或騎或步收取 天兵所棄衣甲於路射牌等突進追擊斬首十七級又據本官馳報本月十五日倭賊三百餘名騎步相半出來我軍一時突入多數射中斬三級生擒一倭又據本官馳報十五日倭四百餘名出來横行射牌等突入接戰斬頭二十一級又據蔚山郡守金大虛牒呈本郡屯賊出來時軍官朴應琢等戰於柳洑亭斬十三級云臣觀道內軍人可用於戰陣者蔚山慶州之軍爲上永川次之此輩

非自初精勇有異於他邑之人而然也特以居近賊
陣日與交鋒心膽已堅故能以少敵多而不為退北
此古人所以兵以士着為貴而所謂徵兵滿萬不如
名募得百者誠非虛語也但我軍無訓養之素每令
軍士自裹糧食軍器亦令自備皆鈍不堪用以此雖
勇敢力戰之士飢困無聊不能盡其材力而軍功論
賞又不以時以此軍心或至於懈怠而不振極為可
惜臣在慶州時以　天兵用餘軍糧之在慶州者使
之計日給料令慶州之軍還集者七百餘人蔚山之
軍百餘人皆敢死一可當十者繼今以後若能措備

軍糧資以衣甲弓箭別爲撫養鼓舞其心則邊上軍
兵之漸次加聚者似不止此數而將來戰守之計爲
益必多常時軍功則自有都元帥等狀 啓故其軍
人名目不爲幷擧只陳兩邑之軍力戰希賞之意請
令備邊司査考前後狀 啓軍功等第而急速行賞
以應賞不踰時之意用以激勵軍情

承有 旨處置道內軍民後上去狀

見本集

調度使成安義非緣厭避職事狀

當日到付摠督使尹承勳牒呈內分兵曹正郞成安

義經理提督南下時非但境上不爲來迎稱以慶州
軍糧收拾處置事落後則事完之後大兵駐在處所
當進來而安東府中乘夜過去有若隱避者然如此
避事之人不可不重治以警他人向前成安義 朝
廷處置按法重究事狀 啓云臣前在慶州時蔚山
運糧方急成安義其時在大丘遍尋山谷避役之民
大丘軍糧一千石一時輸送慶州安義因隨到慶州
而適値大軍退來上項大丘軍糧負戴在途者將至
散失臣令安義及李詠道等分道收拾輸入於慶州
松溪縣收儲又令安義査點慶州遺在軍糧分給各

陣軍入數日後安義同報於安東臣前此已 啓請
令李詠道成安義分管左右道軍糧故安義省其病
親於榮川地後時方往在右道措置糧餉等事今見
尹承勳狀 啓則安義過安東不見摠督使誠不爲
無失然必以大軍已回而又緣臣狀 啓以致如此
與無故厭避者有異近日國綱解弛任事之臣率多
占便自安不肯奔走職事臣常痛憤此習而今此成
安義事情則臣所詳知而尹承勳各在他處臣狀
啓辭緣或未及知而有此狀 啓故不敢不達

懲毖錄卷之十四

新[illegible][illegible]

五